



我与一座城

速、中开高速先后建成,从江门站到广州南站乘坐高铁三十三分钟,从江门市区到广州开车不过一个小时。

记得山西大哥当年讲,他常来台山黑沙滩吃海鲜。这里又名“铜鼓”,因浪头拍岸声若铜鼓而得名。万顷碧波一望无际,常有海豚跃出海面。铜鼓正对的便是南海主航道,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自古以来的必经通道。这些年,江门在公路和铁路建设上形成数个十字交叉乃至米字交叉,对内建成江门大道,对外建成西江和广海湾公共码头,建成多座跨江跨海通道,联通珠海与台山的黄茅海通道也将于明年建成通车。除了硬联通外,还加强软联通,这些年不断推进对外文化交流,连续举办华侨华人粤港澳大湾区大会、华人嘉年华、世界江门青年大会、宁阳会馆联谊大会等,增进外界对侨乡的了解。真可谓江通四海,门迎天下!

西江、潭江滚滚奔流,银海湾、广海湾、镇海湾热潮涌动。十几年的时间,江门打开了一道门,成长了一代人,崛起了一座城。江门东站、新会站、江门站、台山村、开平站、恩平站等城轨站、高铁站次第建成,珠三角枢纽日臻完善。山西大哥,乌海小弟,这些年你们或许来过,或许没来过,但你们一定知道,大江门开,风光无限!未来无限!

大江门开

刘利元

塞上八月,正是秋风送爽时候,岭南却炎热无比。租住的屋子里,有台风扇,可是扇来扇去不管用,风力越大吹来的风越热,晚上热醒四五次。早晨天不亮,我就跑到商场门口等候买空调。不料没有现货,要第二天才能送到。

我经过一番了解才知道,原来江门有大小之说。大江门,意指大江门户。珠江流域八门入海,有两个在江门市域,一个是虎跳门,一个是崖门,宋元崖山海战便发生在这里。小江门,指西江支流蓬江上的江门圩,因有蓬莱和烟墩两座小山对峙如门,故名江门。“岭南一人”陈献章有诗云:“二五八日江门墟,既买锄头又买书。”《明儒学案》称:“有明之学,至白沙始入精微……至阳明而后大。”陈献章居于江门白沙村,世称“白沙先生”,其所创学派史称“江门学派”,黄宗羲谓之“独开门户,超然不凡”。同事说,江门位于西江出海口冲积形成的低丘平原地带,水网密布,径流丰沛,以前坐船去广州,要走整整一晚。

在工作中慢慢了解到,江门有非常辉煌的过往。江门市辖下的新会、台山、鹤山、开平、恩平,统称“五邑”,皆为著名侨乡。近现代以来,走出了梁启超、冯如、陈垣等大批名家巨匠。广大华侨为家乡带回了先进的科学技术,在家乡建造了万余座中西合璧的碉楼,列入

西溪品茗

陈博君

芦丛深处,一边随小船缓缓荡漾,一边呷着香茗放空思绪,任身心沉醉在静谧之中。这种亦静亦动的品茗方式,只消想想就美得恍若梦中。

一个午后,我们在周家村叫了一叶摇橹船,驾着绿莹莹的溪水,优哉游哉地向着芦花最茂密的秋雪庵方向晃去。轻悠的风儿穿过柿树竹林,从微波摇曳的水面上无声地撩起清新的湿气,向我们迎面送来;调皮的小鸬鹚不疾不徐地游弋在前方,慢慢接近了,似乎伸手可及了,它们又倏地一下往前游开了,游到远处,一个猛子扎入水中,少顷又浮出水面,得意地甩动着羽毛,甩出一串串晶莹的水珠……

出神地望着这些细微的生动之际,船工为我们沏泡的龙井绿茶,早已在玻璃杯中悄然地舒展开了。端起那一杯微烫的氤氲绿水,一股炒青豆般的清香扑鼻而来。轻轻啜一口,涩涩的茶香柔柔地淌过唇舌,轻轻地抚慰着味蕾。

雪落菘叶

高方

角俯视它们,却有震撼的观感。一朵朵花苞葱葱翠翠、圆圆滚滚、层层叠叠,像浸染了青汁,颜色顺着鼓胀的曲线,由浓而淡滑落。

每年收白菜的季节,奶奶佝偻的腰更弯了。她将背拉成一道弓,面向泥土蓄力,拢起白菜外层散乱的叶子,拉住根部轻轻一拽。片刻前还直挺挺的白菜,立刻倒在一旁。

爷爷有时会抡起锄头,把白菜根从泥土里钩拽出来,白菜顺势在地垄里打个滚,被爷爷的大手一把捉住,丢进柳条筐。手推车上摆起,坐稳,白菜们便跟着农人回了家。

带着泥土的白菜要先晾晒三四天,直到外层的绿叶萎蔫,变得像纸一样皱而干,形

火车一路南下,孩子望着窗外渐次增多的绿色问我:“江门也有这么多的树呀?”我摸摸他的脑瓜,对他说:“是啊!巴金写的那棵大榕树,就在江门啊!”孩子雀跃起来,大声喊:“要去看小鸟天堂啦!”同车厢的一位中年男子问他:“你要去江门吗?”孩子兴奋地说:“是的,我爸爸调江门啦!我要去江门上学。”那人说:“江门我常去,海鲜不错,但是交通不便。”

这一幕我至今记得,那是2008年8月的一天上午,我们一家人从内蒙古出发,在火车上经历了三天两夜,终于到达广东广州火车站。我是第二次来,妻子和孩子是第一次。同车的那位中年男子是山西人,平时在广州做生意。同车的还有一位暨南大学的学生,内蒙古乌海人。看我们背了许多行李,山西大哥和乌海小弟每人帮着拎了几件,一起随着人流往外走。出了站,山西大哥把行李递给我,挥挥手走了。和同事会合后,我们先把乌海小弟送到学校,便向江门出发了。

孩子问:“江门没有火车吗?”同事说:“很早之前有过,现在没有了,不过正在修建。”小家伙神情原本有些失落,听了同事这样讲,表情又活泛起来。之前居住的城市尽管不是很大,但是通火车,去哪儿都方便。忽然搬家到一个没通火车的地方,确实不习惯。

晶莹的雪花

杜卫东



当圆明园的千亩荷池只剩最后一朵残荷时,冬天便如约而至。

晶莹的雪花

一年四季,春夏秋冬,冬天就像幸福常常姗姗来迟,好戏也每每最后出场。它以朔风为前导,“正是霜风飘断处,寒鸥惊起一双双”。不光寒鸥,树上的叶子也被寒风尽数吹落,光影斑驳、色彩相杂,为大地铺就柔软的地毯。如果说,春天是一幅素描,夏天是一张工笔,秋天是一轴山水,那么,冬天就是一帧油画。近看,或许有些驳杂、粗糙,远看则浑厚、丰富。描绘它时,大自然调动了太多的艺术灵感,在超然峻拔中展现山水的雄浑,于苍劲刚毅中又穿插隽永的诗情。它的丰富与质感不同于照片定格的一瞬间,仅靠眼睛观赏远远不够,要用心去慢慢领悟。过滤了春天的妩媚、夏天的热情、秋天的萧瑟,冬天带给我们的除了寒冷,还有寒冷后面的细腻、真诚与柔情。

不是吗?且看冬天的潇洒亮相:“晨起开门雪满山,雪晴云淡日光寒。”清晨推开门,飞雪一下子覆盖了世间万物,倏忽之间大地就被披上了一身银装。此时,雪或许停了,白雪堆满枝头、房檐和屋顶,在晨曦中显得晶莹圆润,世界变得纯洁、静谧;或许,雪还在下,一片片晶莹的雪花在天空飞舞,朦朦胧胧,如烟如柳,飘飘洒洒,如诗如画。雪落无声,大道至简,站立窗前的你,一下子心静如水,从容而释然。是呀,雪是冬天洁白的衣衫,把尘埃和浮躁锁定,把落叶和枯草覆盖,在凛冽的寒风中涤荡万物,于苍茫天地间守护温情。随着阳光的照拂,最终不惜化身为水——那是雪的眼泪,也是雪的灵魂,只为促成新的生长。夜半枯树折残枝,晨听新笋拔节声。莫言冬日寒风啸,唯有瑞雪最多情。冬天的美,虽然没有春天的璀璨、夏天的斑斓,也没有秋天的空寂和高远,却深沉而庄重,像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智者,双瞳剪水,慧心巧思,为我们讲述四季的轮回与人生的真谛。

下雪,是孩子们的节日。如果赶上春节,就更有仪式感了。小伙伴们会在院子里堆出一个大大的雪人,鼻子是半截胡萝卜,眼睛是两个煤球,头上戴一顶破草帽。嘴巴呢?也许是一个没了捻儿的“钢鞭”,在鼻子下一横,霸气;也许是哪个女孩儿贡献出来的一张糖纸,剪成月牙状,贴上,雪人立马喜笑颜开。然后,小伙伴们分成两拨,开始在雪地里疯跑、鏖战,偶尔有雪球击中脖子,冰水流进前胸和后背,不由一个激灵,战斗意志却丝毫不减。在那个贫瘠的年代,这是我最难忘的童年记忆。一晃,过去了一个多甲子,两鬓的霜雪早已掩埋了曾经的童趣,雪中赏梅成了我最心仪的乐事。

梅花,是冬天珍贵的馈赠。常见的梅有两种:红梅和蜡梅。蜡梅的躯干不如红梅高大,但花期长,花朵大。北京的卧佛寺蜡梅树极多。刚开花的时候,只展开两三片花瓣,后来变成七八片,越开越密,越开越盛,在凛冽的寒风中越开越多,越开越艳,一簇簇挤在枝条上绽放,压弯了枝头;冰心玉骨,润泽透明,在冰雪的映衬下,像是一片片落地的云霞。难怪诗人感叹:“梅花不肯傍春光,自向深冬著艳阳。”

不错,梅花不及芙蓉清幽、玫瑰艳丽,也没有月季的芳菲与牡丹的华贵。可是,它“冰骨清寒瘦一枝”,风骨何等坚毅,“冰雪林中著此身,不同桃李混芳尘”,气节多么高贵。而且,无论百花的花色也好,漫天的风雪也罢,都不妨碍它将大爱撒遍人间,“忽然一夜清香发,散作乾坤万里春”,这又是多么纯洁的情怀?难怪梅花历来为人们所钟爱,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品格的象征,一种精神的隐喻。

住到京郊后,离卧佛寺更远了,去一趟大不易。所幸,小区里有几簇蜡梅,邻居说,在严寒中,梅开百花之先,独天下而春。今年不必远行,便可以体会到王安石《梅花》风骨卓然的意境。不过,观赏蜡梅还是要有风雪衬托才好,如饮佳酿,总要有与之相配的酒具。漫步雪中,听脚步声落在雪上的声音,感受飘扬的雪花在脸上融化,深吸一口被雪浸润过的空气,看蜡梅迎着风雪傲然绽放,浮躁的思绪会变得像白云一般舒展、轻盈。

踏雪归来,邀三五知己,点一只铜锅,烫两壶老酒,涮一顿羊肉,是冬天最美的享受。肉片是新切的,豆腐洁白嫩滑,白菜晶莹如玉,还有粉丝、糖蒜也必不可少。聊到兴起,妙语迭出,析人生大义;逸兴遄飞,诵历代华章。当然,话题少不了雪与梅花。

葱油饼。有了饼的加持,炖白菜果然又变得别有滋味。有时,奶奶也会把肥肉炼成脂渣,和着白菜做成包子、饺子、烙饼,味道各有不同,味蕾再次沦陷。

大白菜味甘性平,它与谁搭伴都可以。它愿意为任何一场厨房大戏充当配角,这不失为白菜迷人的部分,也是它的可贵之处。

小小白菜,清白而淡雅,深得文人墨客的偏爱,始终占据一方纸墨。

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也是资深美食家,曾作诗云:“白菘类羔豚,冒土出骚掌。”能从清淡的大白菜中品出如此美味,不失为阅尽繁华后的回归,表里澄澈,怎么都自在。

鲁迅在《朝花夕拾》中写过大白菜:“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,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,倒挂在水果店头,尊为‘胶菜’。”如今在大白菜的重要产地——山东胶州,刚收割完的白菜也用红绳捆绑,绳子上还挂着二维码,扫码可以看到它生长和运输的过程。

又是一年雪落时,雪霰排成长队降落人间,或随旋风急流而泻,或循着光线升腾。相比之下,白菜笃定多了。陈于墙角、铺于集市,不卑不亢地候在那里,为大地隆冬的洗礼而揭幕。

制图:蔡华伟

大地

